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一

元　趙采　撰

䷒ 兌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

為臨天下之物密邇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

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朱子曰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兑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

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愚曰臨不特是上臨下凡進相逼近皆謂之臨四陰下臨二陽二陽自下進上臨四陰皆為臨也元亨利貞與乾不同自屯隨以下言元亨利貞者凡六卦皆是大亨而利于正陽雖浸長而臨不以正亦有不利者矣至于八月有凶謂乾九二為臨歷九三九四上九至坤六三每爻當一月凡八月而

成否君子有凶矣蓋易之八月不以三正數月如復言七日來復言陽氣自姤消去歷七爻為復而一陽方來此言八月有凶言二陽自臨浸長歷八爻至否三陰成而有凶自復而逆數于姤從姤而來故曰來自臨而順數至否故曰至于於一陽生言曰日言來復喜君子也于三陽長言月月言有凶憂小人也於二陽浸長而憂小人辨之貴早也先儒論八月各異孔頴達從建丑至建申褚氏從

建寅至建酉何氏王昭素胡旦從建子至建未若從建子是自復數從建寅是自泰數豈有聖人於臨卦發詞而諸儒乃從他卦起數哉然則孔氏之說為優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

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

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彖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此三句言臨之卦爻有此三善也剛長是二陽浸臨四陰剛自一而二長必以浸則進不驟矣說而順是兌上臨坤坤下臨兌內體和說外體柔順則行不暴矣剛中而應則單說九二六五之相臨二居中以剛而應乎五五居中以柔而應乎二則德不偏矣大亨以

正總說二陽為臨之道此便是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夫以六陽言之其長至二猶有四也推至八月則四爻之外又歷三陰可謂久矣而曰不久者言臨二陽浸長切道長之時進逼治安之際雖未是泰而幾開泰之機雖未丕平而接丕平之際正當陰陽消長之會泰之與否只反掌間事耳故曰消不久也君子當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

面前必无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愚曰澤上有地臨是地澤相接得逼近君子以教
思无窮是日日與民相親相接處正好教導訓廸
无窮是無日不臨无日不教便是教不倦底意周
禮地官掌教得臨之義自鄉大夫至州閭族黨皆
以教民為職為他日日與民相接臨得親切故也
容保民无疆非立城郭繕甲兵以保衛之教之即
是保之教民而知仁義禮智忠信孝悌便能保身
保家无往而不安也教思无窮即保民无疆教有

所止則保民亦有限止无疆是无有限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陰四應于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

吉者各隨其時也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愚曰臨有應者為咸咸感之无心者也初以說而感乎四四以順而應乎初剛柔感而相臨故曰咸臨然初與四處兌坤之下俱不中正故言貞吉戒其感或不以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子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

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巳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巳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

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愚曰此爻便不言貞吉而直言吉者爲是九二以剛居中六五以柔居中二不過乎剛五不偏于柔相感相臨皆得其正故吉而无不利矣然象詞乃曰未順命何也言正臣感柔君必有繩愆糾繆之事非但委巳聽命而巳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是之謂歟要之以跡而論曰未順命以道

而觀實順之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説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説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説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説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安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説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

咎乎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强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愚曰六三以邪柔之德據二陽剛之上處兑之口恐不見容于君子遂甘言軟語以臨浸長之君子二陽剛非邪媚所能說故无所利也既而三自覺其不正而憂巳之得罪君子憂則必自反而改修其道故終无咎君子小人无定分只在一念之間

禍福无定理只在自求之際易闢小人實化小人

其化小人實福小人此聖人如天之心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

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

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

无咎所處當也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隂處四為

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愚曰事凡盡情曰至所謂仁之至義之至是也

四以陰柔小人居君子之上本當有咎然以陰居陰純任柔順有應在前凡所以承君子者无所不用其至是質雖小人實與君子同心者與君子同心何咎之有象曰位當也言位正德亦化而正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二剛中之

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于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賢才非道

同德合豈能用也

愚曰知非知巧之知乃明知之知六五之知足以明見九二之賢不忌剛長感以相臨委而任之以此為知非中才常主之知而大君之知也以此為治非中才常主之所宜而大君之宜也大君者豈有求過于人哉行中而已矣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是之謂與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程子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

愚曰上六居一卦之上二陽浸長本不應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内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大率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有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敦唯初與二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吉而无咎莫大于斯象曰志在内内謂内卦二陽

䷓ 坤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于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正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子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

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際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使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

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朱子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愚曰觀物曰觀平聲為物所觀曰觀去聲此卦二陽在上為四陰所觀所以曰觀聖人示儀之道也示人示儀之道貴誠誠貴精君子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今觀之為觀如臨祭之時盥手而未薦腥薦熟精誠專一其粹面盎背施于四體物不能揜觀之者已有孚信之心而顒然敬順矣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是之謂與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

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于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

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黙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愚曰成卦之義在九五大者陽也九以陽剛之大而居五位四陰在下觀之故曰大觀在上又坤爲衆巽爲多白眼有衆觀上之象此以九五釋觀也

巽而順此以卦體卦德言也内體順外體巽順則心无違理巽則動无拂經中正以位言也九五位居中正如大明當午則照者普辰極居中則指者周此其所以為觀于天下也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此以四陰觀感言也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在人君身上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此因感道而舉天以並聖人也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只是使人自

然觀感而化此四句聖人又進一層說了中庸言聲色之於化民末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此猶是借形色所謂德輶如毛毛猶有倫者也至于天與聖人之神道則无聲无臭其所以感化雖天與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此是觀之極至處又與文王彖辭别非夫子孰能發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

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廵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俗設教為民觀也

愚曰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廵四岳周之廵狩王制言廵狩之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教也省方象風之行觀民設教象風行於地

上觀民則自上觀下設教使下觀上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愚按此爻伊川謂居遠於陽觀見淺近如童稚然但爻辭只言童觀不言遠近止合於童字上求其義況童稚之人縱近九五所見豈能遠大如童蒙非不居五只是童蒙此蓋言六以陰柔識闇居坤之始所見不大如童稚焉然在小人則不足咎何者小人可使小知而已在君子則各道也何者君子成德之人自當識見廣大豈可與童稚一般見識象云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

則可君子則不可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程子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君子

不能觀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能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愚曰有所陰伺而行之謂闚闚覰伺人之顔色而順之者也然此女子之常君子不致責焉故曰利女貞孟子曰无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在君子而為妾婦之道則失我者也君子而失我豈不可醜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子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吝以能順也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愚曰生如人之生也直之生我之所生者人道之正也三居上下之交可進可退之際當自觀我之

平生以卜自己之進退我生而道全德備歟其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孟子我生而一善未備其為吾斯未能信之漆雕開雖一進一退之未決而

象以為未失道者謂處三之能審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子曰觀莫明于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

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

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于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

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賔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賔于王朝也

愚曰易凡言國邑皆是有坤卦六三德位未當惟觀我以進退六四德位既當可以觀國而用賔矣九五大觀在上德輝赫奕四近而觀之覩德輝而下利用受賔禮于王朝古者諸侯朝王王以賔禮

禮之士而未受禄亦賔之詩燕羣臣曰嘉賔周官曰以賔禮賔之此之謂也象曰尚賔尚尊也義則君臣情則賔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未能免于咎也我生出

于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

愚曰九以陽剛居五位以儀表示人必自檢正其身焉故必反觀我生盡君子之道斯可免咎矣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夫觀我於我忽而不自覺觀我于民公而无所遁知民之仁鄙則我之得失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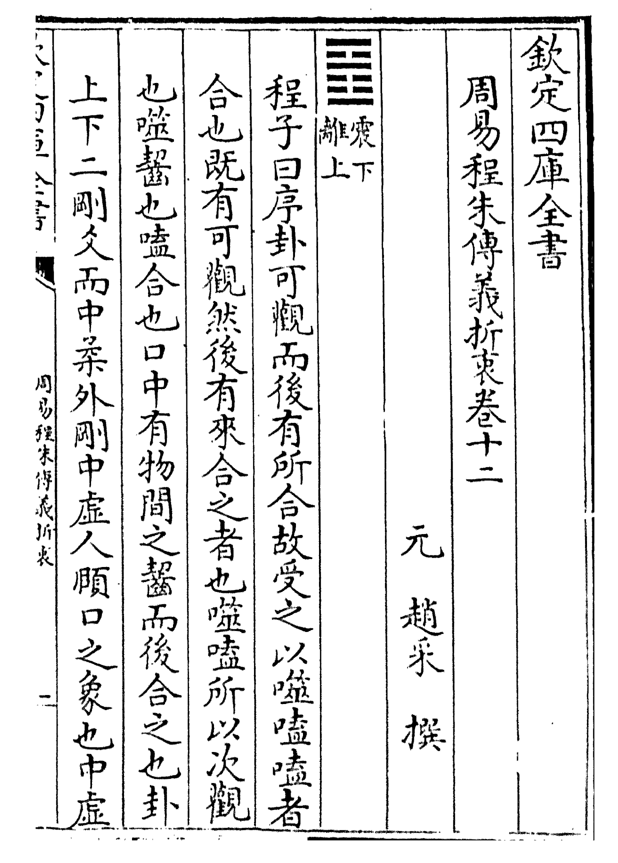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子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之所觀而不

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于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
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于己者德業行義也
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
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
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
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
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愚曰我者内辭也其者外辭也上居觀道之成故又觀民之生以驗己之教化人皆君子也而後无咎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後爲太平之世我可以免咎矣象曰志未平平猶也觀之君子不以一身爲君子自足而欲天下皆君子而後愜志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二

元 趙采 撰

☲☳ 震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

之中又一剛爻爲順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强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

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葢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程子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

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頥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

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子曰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

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

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
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
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
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愚曰此推爻卦象以論用獄之道又歸諸五以贊
用獄之人何謂推爻卦象以論用獄之道以爻言
噬嗑自否而變下卦本坤也乾分一爻以變坤之
初為震上卦本乾也坤分一爻以變乾之中為離

乾坤等判雜而有分故曰剛柔分以卦言震在下而動離在上而明震動離明並行不悖故曰動而明以象言震雷也離電也雷動電明剛柔相文合一而成章故曰雷電合而章何謂歸諸五以贊用獄之人此成卦在九四四互坎坎為律為棘獄象也六五以柔得中而行九四之上下據九四之坎用獄也然以柔居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者則以治獄无若威明柔中之為利也葢獄事以威明為

用以柔為主雷電合而章威明也柔得中而上行

旣不當位而利用獄者利在用獄而已柔得中而上行者柔而得中故宜於治獄也然柔者寬過

恕也明而不恕不如不明若專用威則傷於嚴刻矣彖所以言利用獄在柔得中之後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電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愚曰重卦皆兩象或有先言上象者山下出泉蒙之類是也或有先言下象者地上有水比之類是也惟雲雷屯雷電噬嗑雷電皆至豐風雷益雷風恒不以先後上下言葢風雲雷電此四者有氣无質有聲无形來莫知其始去莫知其終聖人未嘗强別之也伊川疑此文互文公以為倒兩字皆未允夫雷威電明一時並至天所以去萬物之梗體其明以明罰體其威以敕法先王所以去萬民之梗

文公云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同而少異噬嗑明

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法了未有犯底人

留待異日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卦威在上明在下

是用罰之時明見下情曲折方得故云折獄致刑

此是從上卦說下來若從下卦說上去則噬嗑是

動而明是動而刑人須要明故言明罰敕法豐是

明以動是明見事情了方動故言折獄致刑二義

參互而其義始備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子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于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无咎繫辭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

以為無陰陽之位陰陽係于竒偶豈容无也然諸卦
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盖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
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
位非陰陽之位也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
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
盖取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朱子曰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

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愚曰卦中言滅趾滅鼻滅耳宜同一義而伊川於滅趾滅耳言傷滅之滅于滅鼻言滅沒之滅文公本義滅鼻云傷滅之滅見得噬膚安得傷鼻是沒其鼻爲正三字均滅沒之滅也校木械也屨校械其足也古者五刑皆肉刑肉刑有斬左趾右趾施之趾者一動之初也聖人用刑于其一動之初而過得其當故小懲大誡懲一勸百人知畏而不敢犯

絶之使雖有惡不能行此猶為小人之福待其惡積

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掩則勢不得不棄之耳故曰

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若以

傷字訓滅字則恐未的又與滅鼻義異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子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

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

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

滅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强義不相妨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于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其宜乃所謂中也

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

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愚按伊川釋滅鼻謂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其義當矣然又云六二用刑中正罪惡易服故取噬膚為象罪惡易服則不至滅鼻蓋六二柔而中正治獄平易有如噬膚而初九剛強必須深嚴乃為得中故滅鼻滅鼻劓刑也劓而耻之乃云无咎者用刑之道視其罪而輕重之雖至于滅鼻而吾无心焉故无咎无咎者中也蓋剛失于嚴非中也柔失

之寛亦非中也二者皆非用刑之利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亦小噬而嗑

之非有咎也

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愚按腊肉文公謂全體骨肉之堅韌難合者噬之亦以其為間而當治者但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反遇其毒故小吝然彼本當治故无咎看來遇毒只是逢其毒不是被其毒故小吝若已

被其毒則非止小吝又安得无咎六三九四六五皆位不當然三獨遇毒四五或得金矢或得黄金何也曰得所以治之之道則不為所傷不得所以治之之道則為所傷理必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子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

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
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
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
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凡言未光其道
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益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朱子曰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用周禮獄訟入鈞金
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

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
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此爻乾體為金離體為矢故有此象伊川云
金取剛矢取直九四得剛直之道愚謂金矢乃獄
訟者所入之物不在九四身上朱文公引周禮鈞
金束矢當矣金取其剛而不可變矢取其直而不
可返皆聖人禁民獄訟之深意得者得其情也方
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

辜矣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矣然其

利艱貞而後吉者曽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象又曰未光豈欲刑期无刑而後光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于四之噬胏

者五居尊位乗在上之勢以刑于下其勢易也在卦

将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黄

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

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無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懐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懐危懼哉所以能無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愚曰此爻坤爲黄乾爲金故有此象乾肉文公謂難於膚而易於腊與胏黄是中色黄金又金之中者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刑人而无不服得黄金與得金矢各别九四是司寇聽獄訟必要鈞金束矢之兩全治其詳者也六五是人君聽司寇所上之獄訟只要得中更不用乎矢故惟言黄金治其要者也大臣盡剛直之義以聽訟人君極剛中之明以宥刑用獄之道盡于此矣然亦貞厲而後

無咎以見用刑之誠重也或曰用刑言噬何也曰此聖人深意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爭則无訟今物至於噬而後合德已衰矣噬之當也猶愧乎無訟矧噬之有不當者乎故六五曰貞厲而僅得其當以无咎亦猶九四之未光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程子曰上過乎尊位無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

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愚曰校在頸曰何屨校不懲至于此極没耳而凶自取之也滅耳刵刑也象以滅耳為聰不明蓋耳目聰明則知義理而不犯刑法令何校至于滅耳

為聰不明聞善言而不用也噬嗑六爻初上為受刑之人四爻皆以噬言用刑者也然噬者不過乎肉骨胾以頥中梗塞之物亦不過乎肉骨也頥是齒上下兩旁不是咽喉故可噬而嗑若咽喉中有梗則不可噬而嗑死亡隨之矣聖人去讒邪強梗之間只當在梗頥之時若待其梗咽喉則无如之何矣此又噬嗑之餘意

䷕ 離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愚按伊川謂合則必有文賁所以次噬嗑也葢有物為間之時正在憂患如何興得文明之治令既

噬嗑而亨則人情物意通達和會可以興文明之治矣便如時君世主既已削平患難可以立制度興禮樂備典章文物便是不可苟合故受之以賁之意若既合了更不理會禮樂教化便是苟合而已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

能小利于進也
朱子曰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所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程子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來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于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于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于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

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

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

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

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

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于

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于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

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

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

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

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二爻交變而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

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于上益于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

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朱子曰程傳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下分明卦不是旋取象後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往來上下

愚按伊川文剛文柔之說本王輔嗣而以先儒賁本是泰為非善乎文公云彖言剛柔往來上下皆

是就已畫成底卦上面取象說出所以本義既說賁自損來自既濟來又說是節卦變則先儒云賁本泰亦自說得葢泰上坤下乾隂陽正交今賁于泰交中又交焉坤之柔下來六二以文乾之剛則下卦陽質而隂章也乾之剛往升上九以文坤之柔則上卦隂質而陽章也以文下逮居中得正故極亨通以文上升無位失正故止獲小利內體文明故可以攸往外體艮止不可尚往故小利有攸

往天文也一句無來歷先儒言上有剛柔相錯四

字今缺義亦有然卦之六畫剛柔等而位序錯如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代謝天文露焉卦之二體内

離明而外艮止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内合

交感之情外列森嚴之分人文露焉觀乎天文觀

乎人文當看兩觀字此理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

没人唯不加考察則不見其為文爾倘能觀察此

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

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無敢

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

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愚曰古人謂草木之文爲賁湯誥曰賁若草木山

有草木固已爲文而下又有火照燭之則其文著

明庶政離明也无敢折獄艮止也庶政雖明猶无

敢折獄何也蓋噬嗑之後王化方新亦不宜果敢

用刑只當修明庶政寛恤刑罰周禮刑新國用輕

典便是此意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程子曰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于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于二而遠應

于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舍車而徒行者于義不可以乘也

愚曰初九陽也居一卦之下有趾之象焉二以其陰施賁于趾乘車賁之至也然義有弗可則寧舍車徒行以從義蓋初之應四義也舍六二之車徒行以從五之正應所以賁吾趾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是之謂義初以徒步為賁上以白賁為无咎始終懼其文飾而喪其實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程子曰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于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頥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

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愚曰此爻先儒以須爲髭非也易以上爲首初爲尾正例也唯三居下卦之上亦得爲角唯四居上卦之下亦得爲尾變例也二在咸艮爲腓在明夷爲股非鬚之位若以賁趾爲並則何不並濡如儲如哉須只當作須待之義賁之六爻以剛柔相錯爲文初九六四相應而爲文二與三五與六相近

而為文也今二以柔中之德與五无應須待九三與之俱起故曰與上興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須之義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隂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

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則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愚曰九三居離之上文極矣又以陽居陽立乎二陰之閒伏坎故賁而至于濡潤此文之潤色者然必曰永貞吉何也葢文之賁須當守以正大大凡

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象乃曰終莫之陵者蓋文士雖為人所愛亦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彩終為人所薄者以不正故也此爻教以永貞之吉者欲其文明以正正則文不勝質文質彬彬人莫之陵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

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于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讐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朱子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愚曰皤素貌四當位又與初為正應而疑初何也慮夫初之誘於車之飾以從二而初乃舍車而徒則非四之寇乃四之婚媾也此所以質素以交初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翰飛始雖遲疑終用其迅

決矣尚何尤焉嗟夫挽士以信不以疑以實不以

文苟徒相與致飾于外而情實廚焉安能保其終

合而无尤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朱子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

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

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

儉故得終吉　又曰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

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愚曰丘園清高自樂之地謂上九也五无應于下而施賁于上故束帛戔戔束帛者五匹爲一端三玄二纁戔戔者委積之象此賁賢之禮也然徒賁賢以致其文而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則賁賢之道有所未充故不免于吝然事當人心天下聞之得不有喜故雖吝終吉賁之世上下相交以成賁治四以大臣挽士所挽者初九舍車從徒之

賢也五以大君而聘賢所聘上九潔白守道之賢也以不苟合之賢遇樂得賢之君此所以成賁治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子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于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没實耳

朱子曰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

此

愚曰白賁是所謂丘園之賢也居六爻之上而自得其志白吾之白乃所以為吾之賁也尚文之世非賁无以救之故无咎昔孔子自占得此卦而不懌門人問之孔子不荅葢孔子欲為東周興起文治而此卦文明以止又小利有攸往又六爻如舍車賁須皤如白馬白賁皆反于質此夫子所以不懌也然夫子不能賁于一時而删詩定書繫易作春

秋卒能貢于萬世要之斯文興喪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三

元 趙采 撰

䷖ 坤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于地山高

起地上而反附著于地頹剥之象也

愚按伊川釋序卦之辭云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夫物至于有文則必剥譬如草木萌芽之後漸有文彩及至一開之後則便殘謝彫落故周家郁郁之文至秦則有焚坑之禍理勢然也唯明理者能持盈守成恭儉反本便不至于文靡之盛則可以常久伊川謂聖人无復夫剥復相爲消長聖人无復則亦无剥矣

剝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于一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朱子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順外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子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愚曰剝有褫奪之義陰自下奪陽位而變其實也不利有攸往雖是小人之道長盛君子不利有所往亦是內坤外艮有順止之象君子于此豈與爭勝負之關哉觀坤艮之象順而止之而已何者小人方盛逆之則激順之則止易又為君子謀曰消則息虛則盈天道之行有不可違者而能因時觀

象見可而為之以御其變此君子之所尚也尚是
好尚尊尚君子動思與天合安得不尚之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程子曰艮重於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
著于地圮剥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剥之
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
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
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

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子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于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于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于辨愈蔑于正也凶益甚矣陰之侵剥于陽得以益盛至于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愚曰初與二爻辭同只足與辨兩字異象辭却别

蓋剥卦是大底艮卦有牀廬之象又初動為震震為足陰之剥陽必自下始故先牀足而後牀幹不一頓剥將去漸漸消爍聖人言蔑貞凶者非是便凶是蔑正則凶若陰雖長而不滅正道則不至于凶凶雖主君子然小人蔑正亦凶矣剥牀以辨夫子言未有與伊川云以陽未有應與若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今觀剥卦五陰已盛雖上九亦將剥而為坤安得君子更有應與此是六二剥牀以辨未

至剥膚剥廬者以未有同惡共濟之人耳葢六二以柔居中六五以宫人寵非相與肆為凶暴者然處羣隂之中具能終无與乎故夫子不曰无與而曰未與未者將有而未有之辭君子于此當知所以自處矣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程子曰衆隂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隂異矣志從于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

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朱子曰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愚曰剥之世小人至于成羣君子幾于无與然小人成羣非小人之福事勢之相反則凶禍之道也剥卦之无咎者唯六三耳以其失上下四陰而獨應于上也雖失上下四陰而猶與之處則小人不咎之雖居羣陰之中而志應乎上九故君子亦不之咎是之謂剥之无咎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程子曰始剥于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

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
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
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亡矣切近于災禍也
愚曰剝至四則牀已剝盡及人肌膚者也衆正已
去禍及君身何凶如之象訓凶為災明君子之无
辜天實為之也嗟夫初二之剝足剝辨有貞可蔑
則殃在衆正四之剝膚无貞可蔑則殃在君身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於此爻傷之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程子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于在上之陽如宫人則无所不利也宫人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羣陰消剥于陽以至于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

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愚曰巽為魚為繩艮為手持繩下連衆陰貫魚也羣陰貫魚而進能如宫人取寵愛不踰禮越法以干預外事擅權專恣以自作威福自然无不利此開諭小人以受福之道而陰致其戒者也六居五宜尤而以正制小人使如宫人受制于陽故終无尤也或曰說卦巽不為魚而先儒以巽為魚何也

曰漢上謂以重卦離知之包羲氏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離中有巽巽復有離巽為魚以漁也離為雉以佃也魚龍同氣東方鱗蟲龍為之長震為龍水之王氣巽為魚木之廢氣故先儒以巽為魚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

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
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
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
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盡為坤陽復來為復然陽未嘗
盡也剥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
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羣心願載於君子君子
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

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于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愚曰五陽已剝獨上九巍然不動如堅大之果不被蠹食則將墜于下而生于上矣食如螬食實之食若如伊川以為不見食則上九終是剝盡安得長存只為不蠹食則核仁存全便自會生此可見

陽无可盡之理也蓋氣有剥復理无剥復碩果不食其理之不可剥者乎到這裏見得陽終不可泯滅君子終不可不用小人若更剥他反是自剥其廬舍象曰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見得小人終是用不得此是天理五陰載一陽輿之象一陽覆五陰廬之象又此爻艮為果為門闕下卦坤為輿或曰小人何故以一陽為廬曰君子者小人之所賴以庇存者也君子去則世道可知小人至此亦无

容身之所矣

䷗ 震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

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于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于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

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

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朱子曰復陽復生于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

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又以陽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便一日生一分上面䞋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愚曰復之為義大則天地間陽氣无有不復小則人之一心善端亦无有不復雖窮凶極惡之人昏迷中忽然悔悟便是復纔復便亨通且以卦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于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聚一身到善心一復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陰陽之反皆自內出非由外來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

而出入其反也出其動也其出其入以順而行未嘗疾速陡頓故曰出入无疾朋陽之類也謂一陽既復則二三四五六次第而來陽類既盛何咎之有故曰朋來无咎聖人喜陽剛之復于是數來復之數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陽剛之反而復其道成數凡七蓋陽无終窮之理自姤至復不過七日而來復也復言剛反則計其日愛之欲其來速也臨言剛消則計其月惡之欲其消遲也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

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為見天地之心葢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復卦剛反此二字乃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乃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仔細尋索儘有條理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先生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静震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

便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是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却是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又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曰要認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遇曰彖辭釋出入无疾云剛反動而以順行此合

坤震二體而釋初九也蓋初九之陽自十月小雪積將來到冬至方足三十分成一畫見得一陽不頓生便是動而以順行處故曰出入无疾伊川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疾字作疾害之疾恐與彖辭動而以順行文義不相貫釋七日來復云天行也蓋天道之有復是天行之自然學者觀天行二字則人之善念復處亦是人心固有之理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間人則于善念復時多易得汨沒蓋

為天以无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天性終不可泯没便亦是天行无間之理釋利有攸往云剛長也葢陽剛始復便自此浸浸而往人于日用間善念復處甚多只又為人欲障蔽不能有攸往故至於頻復耳若于善念復時便自此迤邐充長將去這便是有攸往何不利之有夫子于繇辭外又發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輔嗣以為静見天地之心伊川以動見天地之

心天地之心何心也一點陽氣所以為生生不窮之根本者是也只為前日剝之時萬物悉收斂寂无蹤跡天地之心不可得見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品物上又叢雜難見今初九一陽動于坤下五陰雖未息機一陽却再起頭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朱子所謂大黒暗中一點明然則天地之心其見于動靜之際乎其見于坤震之間乎非知道也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静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静以養其陽也

愚曰雷在地中靜中含動然五陰一陽陰力壯而陽力微必須涵養待陽力漸壯然後可以抉至靜而奮發先王以天人為一體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故當復之時閉關止旅不省方靜以處之所以助養陽氣盡裁成輔相之道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抵也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子曰二雖隂爻處中正而切比于初志從于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于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于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子曰三以隂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愚曰既復而失之既失而又復之此頻復也頻復雖危亦可以无咎者聖人許人以改過而不許其遂也復而至於頻其事豈得无咎獨其義可免耳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衆隂之中而獨能復自處于正下應于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葢四以柔居羣隂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隂居隂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剥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愚曰六四居五陰之閒而獨從初非徇道者不能也道指初九又震為大塗亦道也或曰四在外卦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無定體自初至三以二

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此卦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中行謂爻處五陰之中而獨復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愚曰臨曰敦臨復曰敦復皆以上卦坤故也坤厚也五動而正成艮艮為篤實而篤實敦也敦復如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古之君子其責已重以周是也何悔之有考如視履考祥之考象言六五之敦復者以居中而能自考正也自考如太甲之自怨自艾成王之唯予冲人弗及知復與无妄皆言性分中事故六爻不論位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以隂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葢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時而可行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

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惪曰上居外卦之外最遠于陽復歸无所故曰迷復上窮矣不可動動則降三成坎坎災眚也自天而至曰災自己致之曰眚有災眚則天禍人患无所不有故曰凶然又曰用行師何也上動降三有師體下為離離為甲冑用行師也行師之義以正

去不正已迷不復而行師人誰服之終有大敗師

六三師或輿尸坎為血大无功也三下之終故曰

終有大敗坤四諸侯立國也五君也師敗而舉國

以行禍不及國必及其君楚武王伐隨而心蕩鄧

曼之歎葢知之矣十者坤之極數十年不克征者

上窮也災也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眚

也二者反君道故也復道好先初為一卦之先四

為上卦之先初之不遠善莫大焉四之獨復亦瞠

若乎其後矣復道惡後三為下卦之後上為一卦之後故三之頻雖危无咎上之迷何嗟及矣若乃二之休五之敦雖不與初四同功亦不與三上同過中之為用尚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三